

高陽
作品

高
阳
◎ 著

慈禧全传

慈禧前传



CIXIQIANZHUAN



华夏出版社

I247.5/374+20

2008

慈禧全传

慈禧全传

❏ CIXIQIANZHUAN

慈禧全传 (全10册)
慈禧全传 (全10册)
慈禧全传 (全10册)

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慈禧前传 / 高阳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8.3

(慈禧全传)

ISBN 978-7-5080-4556-6

I. 慈… II. 高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9027号

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慈禧前传

作 者: 高 阳

责任编辑: 梅 子 陈 默

装帧设计: 垢文涛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

邮 编: 100028

电 话: (010)64663331

印 刷: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10 1/16

印 张: 19.75

字 数: 300千字

版 次: 2008年3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0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6.00元

华夏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 请随时联系

清文宗与恭亲王

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，文宗崩于热河。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位，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军机大臣，额駙景寿及辅国公肃顺等总共八人，“赞襄一切政务”。这就是清朝家法中“顾命大臣”辅弼幼主的制度。

不久，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（其时仿明朝万历的成例称她“圣母皇太后”），既不甘于大权的旁落，又深憾于肃顺的跋扈，于是与文宗异母弟恭亲王奕訢密谋，夺取政权，由“顾命”而变为“垂帘”，两宫临朝称制于上，恭亲王综揽全局于下，是为近代史上有名的“辛酉政变”。

“辛酉政变”争权的两方，缩小范围来说，一方为慈禧和恭亲王，一方是肃顺及其同党。但肃顺为文宗所重用，而文宗的重用肃顺，则在恭亲王于咸丰五年奉旨“罢直军机，回上书房读书”以后——此为文宗与恭亲王兄弟失和的表面化。换言之，没有恭亲王于咸丰五年的退出军机，就没有肃顺于咸丰六七年始的逐渐被重用，即令肃顺在御前当差，有心揽权，则以恭亲王的地位，足以裁抑，然则文宗的末命，必以嗣君付托恭亲王，不特无“政变”之可言，且亦无“垂帘”之变局。王湘绮诗：“祖制重顾命，姜似不佐周”。“垂帘”原是恭亲王与慈禧合作的条件之一，倘恭亲王亦在“顾命”之列，一定也跟肃顺、载垣一样，对“垂帘”之议，持坚决反对的态度。

由此可见，“辛酉政变”实种因于文宗与恭亲王的兄弟失和，其间牵涉到帝位、亲情、礼法、隐衷。重重因素的纠结，构成了复杂微妙的过程。我以为在贡献《慈禧前传》于读者之前，有先议此过程的必要，因作本篇。

1

宣宗生前，三后九子，二三两子幼殇。第一子薨于道光十一年四月；两个月以后，皇四子奕訢生，是为文宗。

文宗的母亲钮祜禄氏，由全嫔累进为全贵妃。十三年四月，继后佟佳氏崩，全贵妃晋为皇贵妃，摄六宫事；十四年十月，正位中宫。二十年正月初九崩，年三十三。宣宗亲自定谥为“孝全”。

清宫词：“蕙质兰心并世无，垂髫曾记住姑苏，谱成六合同春字，绝胜璇玑织锦图。”原注：“孝全皇后为承恩公颐龄之女，幼时随宦至苏州，明慧绝时。曾仿世俗所谓乞巧板者，斫木片若干方，排成‘六合同春’四字，以为宫中新年玩具。”因生长苏州之故，亦可想见其在“明慧”以外，还有江南女儿的温柔，这与旗下性格的开朗爽健是大异其趣的，此所以独蒙帝眷。

孝全之崩，曾有异闻。清宫词：“如意多因少小怜，蚁杯鸩毒兆当筵，温成贵宠伤盘水，天语亲褒有孝全。”原注：“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摄六宫事，旋正中宫；数年暴崩，事多隐秘。其时孝和太后尚在，家法森严，宣宗亦不敢违命也，故特谥之曰：‘全’。宣宗既痛孝全之逝，遂不立他妃嫔之子而立文宗，以其为孝全所出，且于诸子中年龄较长。”照这首诗看，孝全暴崩，似是新年宫中家宴，为人下毒所致。但“温成贵宠伤盘水”，兼用宋仁宗张妃怙宠及庆历八年，近侍作乱纵火，曹后率宫人救火擒贼的故事，不知意何所指？词连孝和，尤不可解。史载：宋仁宗张妃颇与闻外事，曾为其伯父尧佐乞官；或者孝全亦有类似的举动，而宣宗继母孝和太后秉性严毅，有所责备，孝全因而羞惧服毒。宣宗哀矜，谥以“全”字。这是我的猜想，究竟真相如何？诚所谓“宫闱事秘，莫得闻矣”！

孝全崩后，宣宗未再立后。其时妃嫔中，名位最高的是静皇贵妃，幼殇的皇二子、皇三子，都是她所出，再生一子，就是皇六子奕訢。孝全崩时，奕訢即由静皇贵妃抚养，王闿运《祺祥故事》：“恭忠王母，文宗慈母也。全太后以托康慈贵妃，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，故与王如亲兄弟。”静皇贵妃在文宗即位后，被尊为“皇考康慈皇贵太妃”。所谓“乳文宗”的“乳”字，如作哺育解，不实；“舍其子”更不实，静皇贵妃多少是偏爱亲子的。但文宗与奕訢为皇子时如“亲兄弟”则可信，因不独同在一母照拂之下。且年龄相仿，同在书房；兼之皇五子奕詝出嗣为惇亲王后，不在宫中，皇七子奕譞还小，不足为侣，除此以外，宫中别无可以谈得来的弟兄，感情自然而然就亲密了。

2

奕訢的才具，无疑胜过奕訢。宣宗亦最钟爱这个儿子。但大位终归于奕訢者。另有缘故。清史稿《杜受田传》：“文宗自六岁入学，受田朝夕纳诲，必以正道。历十余年。至宣宗晚年，以文宗长且贤，欲传大业，犹未决；会校猎南苑，诸皇子皆从，恭亲王获禽最多，文宗未发一矢，问之，对曰：‘时方春，鸟兽孳育，不忍伤生以干天和。’宣宗大悦曰：‘此真帝者之言！’立储遂密定。”文宗的这段话。就是杜

受田的传授。又清人笔记载：“道光之季，宣宗衰病，一日召二皇子人对。将藉以决定储位。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，卓（秉恬）教恭亲王，以上如有所垂询，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杜则谓咸丰帝曰：‘阿哥如条陈时政，智识万不敌六爷。惟有一策，皇上若自言老病，将不久于此位，阿哥惟伏地流涕，以表孺慕之诚而已。’如其言，帝大悦。谓皇四子仁孝。储位遂定。”

如上所引，文宗得位，不无巧取之嫌；而恭亲王的内心不甚甘服，亦可想而知。兄弟各有心病，种下了猜嫌不和的根由；而以静皇贵妃的封号一事为导火线，积嫌到咸丰五年，出现了明显的裂痕。兹就王湘绮所著《祺祥故事》中，有关此事的记载，分段录引注释如次，以明究竟。

会太妃疾，王日省，帝亦省视。一日，太妃寝未觉。上问安至，官监将告，上摇手令勿惊。妃见床前影，以为恭亲王，即问曰：“汝何尚在此？我所有尽与汝矣！他性情不易知，勿生嫌疑也。”帝知其误，即呼“额娘”。太妃觉焉，回面一视，仍向内卧不言。自此始有猜，而王不知也。

圆明园三园之一的万春园，原名绮春园。道光年间，尊养孝和太后于此；文宗即位，亦奉康慈太妃居绮春园，这是文宗以宣宗尊孝和者尊康慈；而视疾问安，又无异亲子，凡此都是报答抚育之恩。但看康慈误认文宗为恭亲王所说的一段话，偏心自见，而猜嫌固先起自康慈。

又一日，上问安入，遇恭亲王自内而出，上问病如何？王跪泣言：“已笃！意待封号以瞑。”上但曰：“哦，哦！”王至军机，遂传旨令具册礼。

此记康慈不得太后封号，死不瞑目。“哦，哦”是暂不置可否之词，恭亲王则以为文宗已经许诺。这可能是一种误会，但恭亲王行事，有时亦确不免冲动冒失，因而被认为“狂妄自大”，以后与慈禧的不和，即由于此种性格使然。

恭亲王初入军机在咸丰三年十月，虽为新进，但以爵位最尊，成为掌印钥的“领班军机大臣”。所谓“军机领袖”、“首辅”、“首揆”都是指领班的军机大臣。召见军机，自乾隆十三四年间开始，全班同见，但首辅或一日数召，面听指示称为“承旨”；既承旨而缮拟上谕进呈，称为“述旨”；至于“传旨”，通常指口头传达旨意而言。

所司以礼请，上不肯却奏，依而上尊号，遂愠王，令出军机，入上书房；而减杀太后丧仪，皆称遗诏减损之。自此远王同诸王矣！

“所司”指礼部。尊封皇太后，应由礼部具奏，陈明一切仪典。恭亲王传旨，虽非文宗本意，但皇帝如抗拒礼部请尊封皇太后的奏章，则将闹成大笑话，所以不得不依奏。而恭亲王的“传旨”，起于误会，终同挟制，文宗自然要懊恼。

清史稿《文宗本纪》：“咸丰五年秋七月壬戌朔，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。”到七月庚午（初九），皇太后崩，十一天以后，恭亲王以“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”的“原因”，奉旨退出军机，回上书房读书。所谓“自此远王同诸王”的“诸王”，指惇郡王奕谅、醇郡王奕譞、钟郡王奕诒、孚郡王奕譔等四人——这就是说，文宗从此看待奕訢，与其他异母弟并无分别，不复如“亲兄弟”。而康慈的抚育之恩，也算在尊封太后一事中报答过了。

据清史稿《礼志》，康慈太后崩，“帝持服百日如制”。所谓“减杀太后丧仪”，最主要的是谥法有异，清史稿《后妃传》，康慈崩后，“上谥曰‘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’，不系宣宗谥，不祔庙”。按：封后而不系帝谥，起于明宪宗生母孝肃太后，明史《后妃传》：“孝肃周太后，英宗妃，宪宗生母也。……嘉靖十五年与纪邵二太后并移祀陵殿，题主曰皇后，不系帝祀，以别嫡庶，其后穆宗母孝恪、神宗母孝定、光宗母孝靖、熹宗母孝和、庄烈帝母孝纯，咸遵用其制。”但在清朝，上谥太后，并无此前例。文宗不以家法而沿用前朝故事，一方面表示，孝静太后抚育有恩，侍奉如生母；一方面亦表示嫡庶究竟有别。致憾之深，可以想见。

以后到了咸丰七年，奕訢复起，受命为都统。其时肃顺已开始得宠，为固位计，不免对奕訢有所中伤。英法联军，进逼京师，文宗以“秋猕木兰”为名，仓皇避往热河，命奕訢留京“办理抚局”，则由于肃顺的制造空气及守旧派的推波助澜，相卒以为奕訢将借洋人的势力，重演“土木之变”的故事，甚至连惇亲王奕谅亦相信奕訢要谋反。于是文宗与恭亲王手足之间，猜忌愈深。

总之，如无牢不可解的心病，则以兄弟之亲，谗言不入，文宗末命的顾命八大臣，当以奕訢为首。“祖制重顾命”，以恭亲王的才具，执行尊严的家法，慈禧决不可能取得任何政治上的权力。照这样看，清文宗与恭亲王的手足参商，不过便宜了慈禧一个人而已。历史的因果关系，有时奇妙难测，此为一例。

皇帝终于把所有的奏折看完了。

丢下惠亲王领衔所奏，“恭办圣训告竣，请旨遵行”的那道折子，他顺势伏在紫檀书案上喘气。左右的小太监都无动作，只紧张地注视着，怕万岁爷会昏厥。皇帝虚弱得太厉害，这时还不能去碰他，须等他喘息稍定，才宜于上前服侍。

三十岁的皇帝，头上涔涔冷汗，胸前隐隐发痛，最难受的是，双颊潮热，烧出一种不知何处可以着力的虚浮之感。但是，他的思绪仍然是清晰敏锐的：最后所看那道奏折的内容，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起。什么“圣训”？想到他自己告诫臣子的那些话，“朕”如何如何？“尔等”如何如何？越觉双颊如火，烧得耳朵都发热了。

每一念及自己的责任，他总不免归于困惑：困惑于列祖列宗，何来如许精力，得以轻易应付日理万机的繁剧？而尤其使他不解的是，他的高祖世宗宪皇帝，古往今来如何竟有以处理政事为至乐，每天手批章折，动辄数千言，而毫不觉得厌倦的天子？

对于他来说，仅是每天看完奏折，便成苦刑，特别是那些军报。发匪未平，捻匪又起；捻匪未消，夷人又至。祖父以前，只有边陲的鳞甲之患；父亲手里，也不过英夷为了鸦片逞凶，像这几年来忧外患，纷至迭起，不独东南半壁糜烂，甚至夷人内犯，进迫京师，不得不到热河来避难，这是前人所未曾遭遇过的艰难处境，他相信换了任何一位皇帝，都会像他一样，怕看那些奏报军情的章折。

惟有这样自我譬解，他才能支持得下去；也惟有这样自己为自己找理由，他才能有寻一些乐趣的心情，领略到一些天子之贵！

喘息渐渐平定了，他慢慢抬起身子，早有准备的小太监，敏捷有序地上前伺候。首先是一块软白的热手巾递到他手里，然后进参汤和燕窝，最后是皇帝面前最得宠的小太监如意，捧进一个朱漆嵌螺钿的大果盒，跪在御座旁边；盒盖揭开，里面是金丝枣、木樨藕、穠荔枝、杏波梨、香瓜五样蜜饯水果；皇帝用金叉子叉起一片梨，放在嘴里，靠在御座上慢慢嚼着，觉得舒服得多了。

“传懿贵妃来批本！”

“喳！”管宫内传宣的小太监金环跪一跪，领旨走了。

“慢着！”等金环站定，皇帝又吩咐，“传丽妃，东暖阁伺候。”

等金环传旨回到御书房，皇帝已回烟波致爽殿东暖阁。接着懿贵妃到了御书

房，一个人悄悄地为皇帝批答奏折。

她不能坐御座，侧面有张专为她所设的小书桌。从御书案上将皇帝看过的奏折都移了过来，先理一理。把那些“请圣安”的黄折子挑出来放在一边；数一数奏事的白折子，一共是三十二件，然后再清理一遍，把没有做下记号、须发交军机大臣拟议的再挑了出来，那就只剩下十七件了。

批十七件奏折，在懿贵妃要不了半个时辰，因为那实在算不了一件事！

多少年来累积的经验使然，皇帝批答本章，通常只不过在几句习用语中挑一句：诸如“览”；“知道了”；“该部知道”；“该部议奏”；“依议”之类。而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，皇帝也不必亲自动笔，只在奏折上做个记号就行了。

记号用手指甲做。贡宣纸的白折子，质地松软，掐痕不但清晰，而且不易消灭；批本的人看掐痕的多寡、横直、长短，便知道皇帝的意思，用朱笔写出那个掐痕所代表的一句话，就算完成了批答。这在“敬事房”的太监，是无不可以胜任的。

喜欢揽权的懿贵妃，因为常侍候皇帝处理政务的缘故，把这个能够与闻机密的工作，拿到了手里。皇帝的亲信近臣、协办大学士、署领侍卫内大臣、内务府大臣并执掌印钥的肃顺，因此一再秘密进言，说懿贵妃揽权，喜欢干预政事。其实，她是在学习政事。对于大清的皇位，没有谁比她看得再清楚的：也许一年半载，至多不出三年，她的今年才六岁的儿子——皇长子，也就是皇帝眼前惟一的儿子载淳，将会继承大统。她必须帮助儿子治理“天下”。

所以她不但依照掐痕，代为批答。更注意的是，皇帝看过，未作表示，而须先交军机大臣处理的奏折，往往那里面的陈述，才是正在发展中的军国重务，她想了解内外局势，熟悉朝章制度，默识大臣言行，研究驭下之道，懂得训谕款式，这些都要从奏折中去细心体味。

有一道奏折，是恭亲王奕訢所上，皇帝未作任何记号，而应该是有明确指示的，恭亲王“奏请赴行在，敬问起居”，哥哥有病，弟弟想来探望，手足之情，天经地义，何以不作批答呢？

稍作思量，懿贵妃就已看出，这道内容简单的奏折中，另有文章。恭亲王来问起居，只是表面的理由，实际上是要亲自来看一看皇帝的病势，好为他自己作一个准备。也许，恭亲王还会苦谏回銮，果真谏劝生效，回到北京，有那么多王公大臣，勋戚耆旧在，总可以想出办法来制裁专擅跋扈的肃顺。

想到这里，她立刻知道了这道奏折发交军机处以后的结果：肃顺虽不是军机大臣，但在热河的军机大臣中，怡亲王载垣、肃顺的胞兄郑亲王端华倚肃顺为灵魂；穆荫、匡源、杜翰都仰他的鼻息；资格最浅的“打帘子军机”焦佑瀛，由军机章

京超擢为军机大臣,更是肃顺的提拔,这样,他们还不是都照肃顺的意思,驳了恭亲王的折子?

“哼!肃老六,你别得意!”懿贵妃这样轻轻地自语着,把恭亲王的奏折拿在手里去见皇帝。

在东暖阁的丽妃,听得太监的奏报,特意避了开去;皇帝却依旧躺在炕床上,等懿贵妃跪安起来,随即问道:“你手里拿着谁的折子?”

“六爷的。”宫内家人称呼。皇帝行四,恭亲王行六,所以妃嫔都称恭亲王为“六爷”。

皇帝不做声,脸色慢慢地阴沉下来,但潮热未退,双颊依然是玫瑰般鲜艳的红色,相形之下,越显病态。

这样阴沉的脸色,在此两三年中,懿贵妃看得太多了。起先是不安和不快;历久无事,不安的感觉消失了。而现在,甚至不快都已感觉不到,该说的话还是要说,不管他是如何的脸色!

“皇上!这一道折子,何必发下去呢?”

皇帝开口了:“我有我的道理。”他本来想用峭冷的声音,表示给她一个钉子碰,但以中气不足,声音低微而软弱,反倒像是在求取谅解。

于是懿贵妃越发咄咄逼人:“我知道皇上有道理。可是皇上有话,该亲笔朱批。皇上别忘了,六爷是皇上的同胞手足。而且……”她略一沉吟,终于把下面的话说了出来:“他跟五爷、七爷他们,情分又不同。”

皇帝有五个异母的弟弟,行五的奕谿,出嗣为他三叔的儿子,袭了惇亲王的爵;行七的醇郡王奕譞,与皇帝以兄弟而为连襟,他的福晋,就是懿贵妃的胞妹;行八的奕诒和行九的奕诿,亦都是在皇帝手里才受封的钟郡王和孚郡王。惟有奕訢的情形特殊:当皇帝继承大位的同时,他便由先帝朱笔亲封为恭亲王,而情分格外不同的是,皇帝十岁丧母,由恭亲王的生母抚育成人,所以六弟兄之中,只有他们俩如同一母所生。

但是,因爱几乎成仇,也正为此。这是皇帝的心病,懿贵妃偏偏要来揭穿。话说得在理上,皇帝心内懊恼,却是无可奈何,只得退让一步:“那,你先搁着!”

“是!”懿贵妃说,“这道折子我另外留下,等皇上亲笔来批。”

“嗯。你跪安吧!”

“跪安”是皇帝叫人退下的一种比较婉转的说法,然而真正的涵义,因人因地而异,召见臣工,用这样的说法是表示优遇;而在重帷便殿之中,如此吩咐妃嫔,那就多少意味着讨厌她在跟前,因此懿贵妃心里很不舒服。

高阳作品

跪安是跪了，也正巧，跪下去就看见炕床下掉了一块粉红手绢在那里，顺手捡起来一抖，粉香扑鼻，上面黑丝线绣的五福捧寿的花样。这一看，懿贵妃陡觉酸味直冲脑门，脸色就很难看了。

忍了又忍，咽不下这口气，她站定了喊道：“如意！”

这一喊惊动了皇帝，转脸看到她手里拿着块手绢，认得是丽妃的东西。怎么到了她手里？倒要看看她跟如意说些什么？

“传话给小安子，让他去问一问，皇后可是在歇午觉？如果醒了就奏报，说我要见皇后。”

懿贵妃朗朗地嘱咐完了，扬扬手绢儿，踩踩“花盆底儿”，一摇三摆地离了东暖阁。

皇帝非常生气，立刻回到书房，召见肃顺。

原怀着一腔怒火，打算着把懿贵妃连降三级，去当她入宫时初封的“贵人”，但见了肃顺，皇帝却又改了主意——懿贵妃与肃顺是死对头，皇帝难胜烦剧，但求无事，不敢去惹是非。

肃顺却已从小太监口中，得知端倪，此时见皇帝欲语不语，满面忧烦，便即趋至御座旁边，悄悄问道：“想来又是懿贵妃在皇上面前无礼？”

皇帝叹口气，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皇上是什么意思，吩咐下来，奴才好照办。”

“我不知道怎么办？”皇上万般无奈地说，“第一，她总算于宗社有功；第二，逃难到此，宫里若有什么举动，那些个‘都老爷’，可又抓住好题目了，左一个折子，右一个折子，烦死了！”

所谓“于宗社有功”，当然是指后宫惟有懿贵妃诞育了皇子。肃顺心想，不提起来还罢了，提起来正好以此进言。

于是，他先向外望了一下，看清了小太监都在远远的廊下，才趴在地下，免冠碰了个头，以极其虔诚忠爱的姿态说道：“奴才有句话，斗胆要启奏皇上。这句话出于奴才之口，只怕要有杀身之祸，求皇上天恩，与奴才作主。”

肃顺是皇帝言听计从的亲昵近臣，早已脱略了君臣的礼节，这时看他如此诚惶诚恐，大为诧异，而且也稍有滑稽之感，便用惯常所用的排行称呼说道：“肃六！有话起来说。”

肃顺倒真的是有些惶恐，叩头起来，额上竟已见汗，他也忘其所以地，就把御赐宝石顶的大帽子，往御案上一放，躬身凑过去与皇帝耳语。

“懿贵妃恃子而骄，居心叵测；皇后忠厚，丽妃更不是她的对手。皇上要为皇

后跟丽妃打算打算才好。”

皇后为皇帝所敬，丽妃为皇帝所爱，提到这两个人，皇帝不能不关切，于是说：“你说如何打算？而且有我在，她又敢如何？”

“不是说眼前，是说皇上万年以后——这还早得很！不过，阿哥今年六岁还不要紧；等阿哥大了，懂事了，那时候皇上再想下个决断，可就不容易办到了！”

他的话说得相当率直，皇帝也不免悚然惊心：对于自己的病，最清楚的还是莫过于自己，一旦倒了下来，母以子贵，那就尽是懿贵妃的天下了。吕氏武曌，史迹昭然；大清宗社，不能平白送给叶赫那拉氏；若有那一天，何以上对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？

皇帝动心了！太阳穴上苍白的皮肤下，隐隐有青筋在跳动，双手紧握着御座的靠手，痛苦而又吃力地在考虑这个严重的后患。

而他的衰弱的身体，无法肩负这样一个重大的难题。想不多久，便觉得头昏胸痛，无法再细作盘算。这原非一时片刻所能决定的大事，暂且不想它吧！

“让我好好儿想一想。”皇帝又郑重告诫，“你可千万别露出一点儿什么来！”

“奴才没有长两个脑袋，怎么敢？”

到了晚上，皇帝觉得精神爽快了些，记起恭亲王那道折子，想好好作个批答，于是又到了书房，由丽妃在灯下伺候笔墨。

把恭亲王的折子重新看了一遍，想起儿时光景，皇帝触动了手足之情。

于是二十年来的往事，刹那间都奔赴心头，最难忘怀的是，每天四更时分，起，身上学，奕訢爱玩贪睡，保姆一遍遍地唤不醒，只要说一句：“四阿哥可要走了！”立刻就会把双眼睁得好大，慌慌张张地喊道：“四哥等我！四哥等我！”

于是纱灯数点，内监导引，由皇子所住的乾清宫东五所，入长康左门，穿越永巷，进日精门到乾清门东面的上书房。虽然各有授汉文的师傅，教满洲话的谕达，但只要一离了书案，两个人必定凑在一起，不管到哪里都是形影不离的。

皇帝记得自己十四岁那年，正式开始习骑射，就在东六宫西面的东一长街试马。十三岁的奕訢，第一次被抱上鞍子，吓得大叫，可是没有几天工夫，就已控御自如，骑得比谁都好——从那时候起始，奕訢才具展露，一步一步地赶上了！

“唉！”皇帝轻喟着，浮起一种莫名的惆怅，喃喃念道：“青灯有味，儿时不再！”一面自语，一面取枝玉管朱笔，信手乱涂着。

丽妃从皇帝肩头望去，只见画的是两个人，一个持枪，一个用刀，正在厮杀，便即问道：“皇上画的是谁啊？”

“一个是我，一个是老六。”

丽妃一颗心猛然往下一沉,手脚都有些发冷,皇上与六爷兄弟不和,她是知道的,但何至于如仇人般刀枪相见,要拼个死活呢?

“这话有十四五年了!”皇帝画着又说,“是老六玩出来的花样,让内务府给打了一把好刀、一枝好枪,我跟他两个人琢磨出来好些个新招式。有一天让老爷子瞧见了,高兴得很,给刀枪都赐了名字,刀叫‘宝铎宣威’。”

丽妃舒了口气,无端惊疑,自觉好笑,“枪呢?叫什么名字?”她又问。

“枪叫‘棣华协力’。”皇帝转脸来问,“你可懂得这四个字?”

丽妃娇媚地笑着,“我哪儿懂呀?正等着皇上讲给我听呢!”

“这就是说弟兄要同心协力,上阵打仗,才可保必胜。”

“本来就应该这样儿嘛!”

“连你都知道,”皇帝冷笑一声,“哼!老六偏偏就不知道!去年八月初,我叫他出面议和,无非担个名儿,好把局势缓一缓,腾出工夫来调兵遣将,谁知道他只听他老丈人桂良的话,真的跟洋人打上了交道了!我真不懂他其心何居?”

静静听着的丽妃,笑容渐敛,不敢赞一词。因为皇后一再告诫过她,皇帝说到什么有关系的话,只准听,不准说,更不可胡乱附和或者出什么主意——这是祖宗的家法。柔弱的丽妃,就是没有皇后的提示,她也是不敢违犯的。

发了一顿牢骚的皇帝,心里觉得痛快了些。站起身来,踱了数步,重新回到御座,对着恭亲王的奏折,拈毫构思。

他已打定了主意,决计不要恭亲王到行在来。但是,他不愿意批几个字就了事,心想着该好好写一段冠冕堂皇、情文并胜的话,一则好堵住朝野悠悠之口,再则也让“老六”领略领略他的文采——他自知此刻能胜过他这个弟弟的,怕就只有这一点了!

“这是刚沏的。”丽妃把用一只康熙五彩盖碗盛着的新茶,捧到御前,“昨儿个湖南进的君山茶,皇上尝尝!”

“嗯。”皇帝自己用碗盖,慢慢把浮着的茶叶,滤到一边,望着淡淡的茶水出了一会神,忽然转脸喊了声,“莲莲!”

“莲莲”是丽妃的小名。她刚走向门前,要传小太监去预备点心,听得皇帝呼唤,赶紧答应一声,“莲莲在!”

“你说,”皇帝等她走到御书案前,指着奏折这样问她,“老六要到热河来看我的病,我应该怎么跟他说?”

“这……”丽妃赔笑道,“该皇上自己拿主意。我不敢说。”

皇帝知道宫中曾经诫饬妃嫔,不得与闻政务,所以点点头说:“不要紧,是我

问你的,你说好了。皇后知道了也不会责备你。”

这一说,丽妃不能不遵旨。她想了一会答道:“皇上看待六爷,原跟亲兄弟一个样,只怕六爷来了,谈起从前,不免伤心,那就对圣体大不相宜了。如果六爷体谅皇上的心,还是在京城里好好办事,替皇上分忧,不来的好。反正秋凉总得回銮,也不过一转眼的工夫!”

一番婉转陈奏,赢得龙颜大悦,连连轻击书案,学着三国戏中刘备的科白笑道:“嗯,嗯,正合孤意!”

看见皇帝得意忘形的神情,丽妃抽出袖中那方五福捧寿花样的粉红色手绢,捂在嘴上,轻声笑了。

于是皇帝欣然抽毫,略一沉吟,用他那笔在《麻姑仙坛记》上下过工夫的颜字,在恭亲王的折子后面,振笔疾书:

朕与恭亲王自去秋别后,倏经半载有余,时思握手面谈,稍慰廛念。惟朕近日身体违和,咳嗽未止,红痰尚有时而见,总宜静摄,庶期火不上炎。朕与汝棣萼情联,见面时回思往事,岂能无感于怀?实与病体未宜!况诸事妥协,尚无面谕之处;统俟今岁回銮后,再行详细面陈。着不必赴行在!

写到这里,加“特谕”二字,便成结束;忽然想起奏折内还有“夹片”,捡起一看,果然。

奏折内别叙一事,另纸书写,称为“夹片”。恭亲王折内,另附一片,是说留京办事的军机大臣文祥,亦奏谓赴行在面请圣安。此人出身“满洲八大贵族”之一的瓜尔佳氏,能文能武,有见识,有才干,留守在京,任劳任怨,极其得力,皇帝原想也慰勉他一番,但恨他是恭亲王一党,而且这半天也劳累了,懒得再费心思,所以草草又写一笔:

文祥亦不必前来。特谕!

写完重看一遍,自觉相当恳切,一时不能回銮的苦衷,应可邀得在京大小臣工的谅解。至于恭亲王心里作何想法,那就不去管他了!

这一夜,皇帝就由丽妃侍寝。如果在京城禁宫内,睡到寅卯之间,即须起身,传过早膳,到天亮辰时,召见军机,裁决庶政。但巡狩在外,办事程序,不妨变通;

而且皇帝痼疾缠绵，必须当心保养，所以总要到天明以后，太监方敢“请驾”。

从去年八月驾到热河避暑山庄以后，这种情形，由来已非一日，但懿贵妃对于皇帝这一天的起居，特别注意——实际上她无时不在伺伺皇帝的动静。这份差使，由她的太监安德海担任。

这个被上上下下唤做“小安子”的安德海，是直隶南皮人。生成兔儿脸，水蛇腰，柔媚得像京城里应召侍坐的小旦，同时又生成一张善于学舌的鹦鹉嘴，一颗狡诈多疑的狐狸心，对于刺探他人的隐私，特具本领，因此深得懿贵妃的宠信。在禁城内，懿贵妃住“西六宫”的储秀宫。照规矩有十四名太监执役，其中带头的两名“八品侍监”，名为“首领”，小安子以首领之一，独为懿贵妃的心腹。

前一天晚上，小安子就把丽妃在御书房伺候笔墨的消息，在懿贵妃面前渲染了一番。但一到起更，宫门深锁，消息中断，已两年未承雨露的懿贵妃，看看丽妃的那方粉红手绢，妒恨交加，几乎一夜不能安枕。所以一早起身，等小安子来请安时，她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去瞧瞧去！”

到哪里“去”？“瞧”什么？小安子自然知道。答应一声，匆匆而去。等打听回来，懿贵妃正进早膳，他帮着照料完了膳桌，悄悄靠后一站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倒是受了什么好大的委屈似的。

“怎么啦？你！”懿贵妃微偏偏脸问。

“奴才在替主子生气。”

“替我？”懿贵妃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拿手里的金镶牙筷，指着膳食上的一碟包子说，“这个，你拿下去吃吧！”

小安子跪下来谢了赏，双手捧着那碟包子，倒退数步，然后转身走了出去。

懿贵妃慢慢用完早膳，喝了茶，照例要到廊上庭前去“绕弯儿”。一绕绕到后园，只见紫白丁香，烂漫可爱；桃花灼灼，灿若云霞；白石花坛上的几本名种牡丹，将到盛开，尤其娇艳。她深深讶异，三日未到，不想花事已如此热闹了。

花儿热闹，人儿悄悄；满眼芳菲，陡然挑动了寂寞春心。二十七岁的懿贵妃，忽然想起两句不知何时记下，也不知何人所作的词，轻轻念道：“不如桃杏，犹解嫁东风！”

念了一遍又一遍，叹口气懒懒地移动脚步。回身一瞥，恰好看小安子在回廊上出现，知道他有话要说，便站住了等他。

“奴才刚打前边来。皇上刚刚才传漱口水！”小安子躬身低声，密密报告。

“这么晚才起来吗？”

“听‘坐更’的人告诉奴才，皇上到三更天才歇下。叽叽咕咕、絮絮叨叨，跟丽

妃整聊了半夜。”

“喔！”懿贵妃装得不在意地问，“哪儿来这么多话聊呀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据说，就听见丽妃小声儿的笑个没完！”

懿贵妃脸上顿时变了颜色，但她不愿让小安子看到，微微冷笑一声，走得远远的，对花悄立，不言不语。

“皇上也是！”小安子跟过来，在她身后以略带埋怨的语气说，“怎么不爱惜自己的身子呢！”

不错！懿贵妃在心里想，这是句很冠冕正大的话，到哪里都能说的。于是，她从容地转过身来，一面走，一面问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

跟在后面的小安子，赶紧从荷包里掏出一只打黄金表来，只见短针和长针，指在外国字的八和三上，便朗声答道：“辰正一刻。”

“哎哟！可稍微晚了一点儿！”

这是说到中宫问安的時刻晚了些。她昨天下午就要见皇后有所陈诉了，因为皇后午睡未醒，不便惊扰。这时决定乘问安的机会要狠狠告丽妃一状，所以特意把那方粉红手绢带着，好作为证据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个太监来密报，说皇帝起身不久，吐了两口血。这是常有的事，但恰好说与皇后。

皇后比懿贵妃还小两岁，圆圆的脸，永远是一团喜气，秉性宽厚和平，颇得皇帝的敬重，更得妃嫔、太监和宫女的爱戴。因此，就是精明强干的懿贵妃也不得不忌惮她几分。但是比起丽妃、婉嫔、祺嫔、玫嫔、容贵人她们，懿贵妃已是非常骄恣的了。就像皇后每天梳洗，妃嫔都应该到中宫伺候，惟有懿贵妃不到。皇后也曲予优容，甚至当皇帝知悉其事，作不以为然的表示时，皇后还庇护着，说是懿贵妃要照看阿哥，所以免她循例伺候。

也因为如此，懿贵妃在忌惮以外，还对皇后存着敬爱之意——同时她也深明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道理，要打击宫内何人，就必须利用皇后统摄六宫的权威。所以在敬爱以外，又还用了些笼络的权术。

一到中宫，只见其他妃嫔，包括丽妃在内，都已先在，这时懿贵妃才发觉自己失策了：应该早些来，无论如何要在丽妃之前，这样，等丽妃迟到，立刻就可以借题发挥，甚至以次于皇后的贵妃地位，放下脸来申饬她几句。岂不可以好好出口恶气？

她心里这样想着，表面上声色不动，给皇后请了安，又跟所有的妃嫔见了礼。转过脸向坐在炕上的皇后悄悄说道：“我有样重要东西，要请皇后过目。”

“喔，是什么？”

懿贵妃故意毫无表情地呆了一会才说：“也不忙，等皇后什么时候闲着，我再跟皇后回话。”

皇后极老实，但也极聪明。若是别人如此说法，她一定信以为真，暂且丢下不管，而懿贵妃就不同了，深知她沉着厉害，说话行事，常有深意，这时必有极要紧的话，只可私下密谈。

因此，皇后慢慢抬眼，把丽妃以下的几个人，目视招呼遍了，才亲切地说：“你们都散了吧！”

于是妃嫔们依序跪安，退出中宫，各有本人名下的太监、宫女们簇拥着离去。宫规整肃，顿时声息不闻。朝阳影里，只有廊上挂着的一笼画眉、一架鹦鹉，偶尔发出“扑扑”地扇翅膀的声音。

懿贵妃有些踌躇，怕她所说的话，会让侍立在外面的太监听见，辗转传入丽妃耳中。因此顾盼之间，欲语还休。皇后猜出她的心意，便从炕上下地，说一声：“跟我来吧！”

“是！”懿贵妃机警，随手拿起摆在几炕上的、皇后的镶着翡翠咀子的湘妃竹烟袋——这样，皇后贴身的宫女便知道用不着随伺，望而却步了。

进入寝宫，皇后盘腿坐在南炕上首，指着下首说道：“你也坐下吧！”

懿贵妃请个安谢了恩，半侧着身子坐下了，从袖子里掏出那方粉红手绢，放在炕几上。

“谁的？”皇后拈起手绢一角，抖开来看了看上面的花样，“好眼熟啊！”

“丽妃的。”

“喔！”皇后笑一笑，把手绢擢回原处。

这一笑，颇有些皮里阳秋的意味。懿贵妃暗生警惕，千万不能让皇后存下一个印象，以为是跟丽妃吃醋。她的思路极快，一转念之间，措辞便大不相同了。

“是我昨儿下午，在烟波致爽殿东暖阁捡的。这原算不了什么，不过，”懿贵妃皱一皱眉说，“为了皇上的病，外面的风言风语，已经够烦人的了，再要让他们瞧见这个，不知道又嚼什么舌头？”

“是呀！皇上有时候在那儿‘叫起’。召见臣工的地方，丽妃怎么这么不检点呢！”

“这也怨不得丽妃，她年轻不懂事，胆儿又小，脾气又好，皇上说什么，她还能不依吗？”

皇后默然，慢慢地拿起烟袋。懿贵妃抢着替她装了一袋烟，又取根纸媒，就着蟹壳黄的宣德香炉中引火点了烟，静候皇后说话。